

常新港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天王猫



Tianwangmao

常新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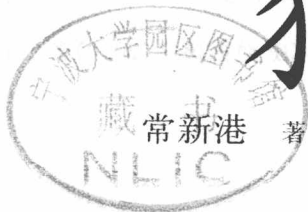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常新港 |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天王猫

Dawangmao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王猫 / 常新港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7

(常新港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3-5204-0

I. ①天...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907 号

书 名	天王猫		
©	常新港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	11.25	字 数	7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5204-0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Nei rong jian jie*

有人说，人注定是孤独的。他渴望友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同学们不理他。于是，他只能与猫说说话，与蚂蚁聊聊心中事，向哑巴公鸡倾诉心中的烦恼……那只被孩子幻想成的“天王猫”，打开了孩子的心扉，寂寞自然会冰雪消融。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page, featuring stylized butterflies and leave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black. The butterfli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some appearing to fly towards the center. The leaves are arranged in clusters and along swirling lines, creating a lush, garden-like atmosphere.

目录

- 一 我建了一个家 / 1
- 二 朋友圈 / 7
- 三 巴儿狗街没路灯 / 17
- 四 消失的面包 / 26
- 五 阿江带菌 / 32
- 六 那个傻瓜配角 / 43
- 七 被一只耗子拜访 / 51
- 八 急需一只猫 / 59
- 九 平台上的重要会面 / 66
- 十 流向天空的河 / 73
- 十一 甜蜂蜜 / 84
- 十二 愤怒 / 91
- 十三 我被监控 / 102

- 
-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page, featuring stylized butterflies and leave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black. The butterfli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some appearing to fly towards the center. The leaves are arranged in clusters and along swirling lines, creating a delicate and artistic frame for the text.
- 十四 爸爸想发明一种鬼玩意儿 / 113
- 十五 辰辰的生日礼物 / 122
- 十六 寻找大鼻子 / 132
- 十七 玻璃上的黑体大字 / 142
- 十八 哑巴鸡要唱歌 / 151
- 十九 抢救爸爸 / 158
- 二十 雾中的舞会 / 168



NO. 1

我建了一个家

半夜里，爸爸把他床底下的木头箱子搬到楼下的空地上，将里边的东西统统倒出来，点火烧掉了。那时，我正躺在床上做梦。这是第二天邻居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爸爸偷偷摸摸烧了什么东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做的这一切，是背着我、妈妈和其他人的。

树永远长不过楼房，我为生在城市的树而伤心。

没人给我打电话。当初，我们家安装电话时，我就像是过年，总以为会有人打电话给我的，可是没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于是，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了城里的某一棵树。它长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虽然同样具有一年四季，但是，它没有名字。

我已经开始学会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照自己的脸了。我希望自己的长相有魅力，让人看见都说，这小子长得……不过，我那厚厚的嘴唇，永远在我的五官里充当主角。我的厚嘴唇太抢眼了，怨不得走在大街上，常常会有人喊我：“喂，那个厚嘴唇的男孩子，这里是巴儿狗街吗？”

我很奇怪，他们在我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和鼻子吗？

先不说我的长相了。我的厚嘴唇真让我气馁和伤心。

我想告诉你的是 2003 年旧城区的迷人景象。只有站到一个地方，从某一个角度，才能看见它们。

老了的人走不到那个地方；中年人不屑去那个地方；年轻人都去网吧酒吧迪厅了。所以说，只能由我给你描述这种景象了。我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我是站在旧楼最高处的平台上。

城市西边的楼群旧了，也老了。人们渐渐搬离了这个地方，让这里显得冷清下来。人都搬到东边去了。搬走的人碰到还没搬走的，第一句话总是问：“你还住在城西啊？什么时候搬到城东去啊？”

东边的楼房都建有电梯，楼房都在二十层以上。不知道为什么，人都想生活在最高处。没有办法，城市的一切设施都围绕着高层建筑服务了。过去，电线杆子只有两层楼高，让二楼的人轻易就能看见电线和上面的白色瓷瓶，还能有幸看见电线上休憩的麻雀。现在都把电线埋在地下了。你看那些像长颈鹿的救火车，可以把消防队员一直送到二十层楼的室内。有时候你会产生错觉，觉得消防队员坐在天梯上，在空中接近二十层的窗口，似乎不像是去灭火，而是去参加某人的生日宴会。

人都想生活在天上。飞机失事不少，但是，人们还是想坐飞机。爸爸和妈妈都是大人了，天天还做生活在云彩上的梦。



我经常坐在只有四层的旧楼顶上，想这些事。旧楼里的人差不多都搬走了，只剩下几家。

晚上坐在旧楼的平台，可以看见老街道两边的路灯少了，感觉像阴天看星星，偶尔能看见一两颗星。东城区就不同了，灯火通明，像是每个晚上都在庆祝着一个盛大的节日。

那时我感受城市就是两幅漫画，打开是新城东，翻过去就是旧城西。但是，我喜欢城西。

有一天，我在半夜里醒来了，是被突然间惊醒的。我听见楼顶上有声音，是那种很热闹的声音，并伴有尖叫声。

我想去旧楼的平台看看。

爸爸不让。

我说：“我只在平台上看一眼，就下来睡觉。”

妈妈也不让。

我说：“我只看一眼。”

爸爸说：“睡觉！”

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平台上黑乎乎的。咱们家住二楼，三楼、四楼的人都搬走了，已经没人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怪事，三楼、四楼的人都搬走了，声音反而比以前大了，好像又搬来了许多人。”

爸爸不再跟我交流了，只是命令我快睡觉！

我伪装成听话的样子，躺倒在床上，当着爸爸的面用被子盖上了脑袋。等爸爸回屋睡觉去了，我才爬起来，拎着自己的鞋，

悄悄走出门去。在楼道里，我把鞋子穿上，飞奔到楼顶的平台上。我还没来得及站直身子，就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立在平台上。我吓得说不出话来。

高大的影子说话了，我知道你这小子非要到这儿来，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我说：“爸爸，你差点就把我吓晕了。”

爸爸说：“你胆子也不大啊。”

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说话的声音就像水龙头上滴落的水滴：“谁会想到……半夜三更……会有人不睡觉……站在楼顶上抽烟。”

爸爸说：“你想来这里找什么？”

我说：“这里好像有很多的人。”

爸爸说：“什么都没有。”

我的腿已经不哆嗦了，所以我说：“哈，爸，你在骗我。”

爸爸说：“不存在骗不骗你的问题。你还是少到这平台上来。这里很危险。”

我说：“一点也不危险，这里很好。我想呆在这里。”

爸爸说：“我们家早晚也要搬到城东去。”

我说：“你们想搬就搬，反正我是不搬。”

爸爸说：“孩子气，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说：“是啊，一个人。”

爸爸就说：“下楼睡觉去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平台,并且做了一件事。三楼和四楼的人搬走之后,在黑洞洞的楼道里遗留下几件破损的断了腿的柜子和歪着膀子的椅子,我把它们通通搬到旧楼的平台。搬那个一人高的柜子时,我先把它拆散了,一块块拿上去,再一块块拼装起来。

我坐在那把歪着膀子的椅子上,觉得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那天的中午,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我就给自己泡了一大碗方便面,走过黑不溜秋的楼道,端到平台上去吃了。不,是端到自己的“家”去用午餐了。

我感到很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四处看、四处瞅。我不用看墙上的城市地图,就能看见真实的街道了。

我还可以翘着二郎腿吃东西。吃东西时,也可以四处游逛。这种感觉好极了。我还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圆球,扔到空中,再张大了嘴巴去接。我每次都能接住,但是这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让我终止了这个游戏。我想,我每次都能用嘴巴接住空中的食物,是不是因为我的嘴唇厚的缘故?这对我的打击不小。

旧柜子的一扇门掉下来了,我把它重新钉上。我不能让自己感到这个家没有主人,或者说,这个家的主人是个懒惰的家伙。

露天的家很有意思,天下雨的时候,雨水就把平台上冲洗得异常干净。不过我还是觉着自己的这个家太单薄了。也就是说,家底太薄了。为了让这个家有点规模,我连垃圾都装在塑料袋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平台上。

我对刚刚建成的家很满意,连垃圾看上去都觉得亲切。

某个晚上，我又听见了喧闹的声音，并伴有尖叫声。那声音来自我家楼上的平台。我坐在床上倾听了一会儿，觉得那声音来自我建造的那个家。

我噌的一声从床上窜了起来。我顾不上穿鞋，只穿着一件小小的裤衩，悄悄摸到平台上去了。

我小心翼翼地前进，怕惊动了某种闯进属于我的家的入侵者。没有声音。

我很有耐心地蹲在暗处，因为我非常相信自己的耳朵，并且确信尖叫声就来自平台。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只听见了自己粗重的呼吸。

我大胆地站起身来，站在平台上伸了一个懒腰，然后顺着黑乎乎楼道，走回家去。

第二天，我端着牙缸，刷着牙上了平台。我站在旧楼顶的平台上刷着牙，看见自己嘴巴里的白色泡沫，一个一个飘了下去感觉很新鲜。不知不觉，我足足刷了二十分钟的牙齿。

妈妈见我回家，问我：“你上哪刷牙去了？”

我没有回答。我在努力地回忆刚才的事，刚才我站在平台上刷牙时，听见身后有声音，可是当我回过头去，发现什么都没有。

这时，爸爸在我身后喊道：“可来，该上学了，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知道。”我一边回答着爸爸，一边又跑到楼顶的平台上去，想再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当然了，我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NO.2

朋友圈

我转过三条街道，去找阿江上学。为了跟他同路，我多走了一条半街道。阿江家住在八楼，我就站在楼下喊他的名字。他没有一次能够听见我喊他。就是他下楼来了，也是因为到了上学的时间了。每一次，我都喊哑了嗓子。可他一看见我，还是要问：“怎么不在楼下喊我？”

我说：“我喊了。”

他说：“你喊了我怎么听不见？”

我说：“我真喊了。”

他说：“你大声喊了？”

我说：“我当然大声喊了！”

在上学的路上，阿江和我很少讲话的。他常常走在我前面，我紧跟在他身后。有时，我的眼睛被突然间刮起的一阵风吹进了东西，我就停下着急地揉，等把眼睛里的东西揉出来了，一睁开眼睛，阿江已经走出两百米了。我就红着眼睛在后边拼足了力气追。

有时候，我站在阿江家的楼下喊他，阿江就是不下来。等阿江的爸爸下楼去上班时，他才告诉我：“阿江跟别的同学走了。”这时，我的心情就灰暗下去，一个人急匆匆地朝学校赶去。有时来不及了，我就跑步前进，一边跑，一边不断地回头看。我老是觉得书包里的东西掉出来了，可是并没发现有什么东西掉到路上。我在路上奔跑时，心里总想着一句话，再见到阿江时一定要问他：“你为什么不等我？我多走了一条半街道，绕了一个大弯子，你却和别人走了。”

我一定要这么问阿江，看看他怎么回答我。在教室里，同学们看见我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都感到奇怪。大块头的柳门生用手指给我来了一个“脑瓜崩”：“你让鬼撵的？出这么多汗？”

我摸着被柳门生弹疼的脑门，用眼睛到处寻找阿江。我一定要大声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等我。

阿江从教室外进来了，他的眼睛也到处看。我以为他是在找我，就朝他走了过去。结果，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根本没看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

我对他说：“我找你去了，等你二十分钟。”

阿江看看我：“你站在楼下喊我了吗？”

我说：“喊了。”

阿江说：“大声喊了吗？”

我说：“大声喊了。”

这一回，他把头看着别处说：“我没听见。”



我生气了。这根本不是我大不大声喊他的问题，问题不在这里。哪怕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站在他家楼下喊他，在八楼顶上他也听不见的。除非是警车叫。

我突然想跟他说一句你应该等我，但是，我没说出来，声音却小下去：“我下一次会大声喊你的。”

我知道自己内心软弱。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理由：我使劲地委屈自己，就是为了保住阿江这样的朋友。

在城市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朋友，一旦没了朋友，这世界上，就会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当然了，你还有爸爸和妈妈天天在面前晃荡，他们天天在你身边出现，不时地把目光落在你的身上，他们不是想跟你交朋友，而是想管你，看你做了出格的事没有。等你刚刚有了一个好玩的想法，他们就会把你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了。

第二天的早上，我比平常起床要早很多。我想早一点赶到阿江家的楼下。妈妈那时还没起床，她在床上坐起来问我：“可来，你起得太早了，还可以睡一个小时呐。”我看见爸爸在床上翻了个身，嘴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又睡过去了。

我那天提前来到阿江家楼下。我没喊叫阿江的名字，因为不喊他，我也能在楼下堵住他。结果，阿江很晚才出来，后边还跟着他的妈妈。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阿江没有穿校服，而是穿了一件很牛的旅游服，白底红条的那种，晃人眼睛。

我问他：“你要去干什么？”

阿江说：“我去旅游，顺便看看病。”

我压着火说：“你什么时候准备要去旅游的？”

阿江说：“一个星期前吧。”

我说：“你该告诉我。”

阿江说：“我谁也没告诉，只跟老师说了。”

我说：“我们是朋友啊！”

阿江说：“朋友就必须什么都说啊？”

我被阿江的这句话结结实实地噎了一下。

阿江的妈妈说话了：“阿江啊，怎么这样跟同学说话？”

阿江不吭气了。他的脸色很难看，他认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是我带给他的。他把脸扭了过去。他面对着的是空空的街道。我说：“我上学去了。”阿江没回话，连脸都没转过来。我又说了一句：“我走了。”

阿江还是没把脸转向我。

但是，我想起有一个问题我忘了问他，我说：“你得了什么病？要紧吗？”

阿江仍旧把脸冲着空空荡荡的街道，用很小的声音说：“没什么病。”

我一个人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心里有许多话想跟自己说说。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说，憋得很难受。我再看四周的建筑物时，觉得有些蒙眬了。我擦了一下眼睛，视力就变得清晰起来。我擦眼睛的手背却湿了。



我一进教室，就看见同学们都挤在一起，有人还站到了桌子上看。我从人缝中看见是班主任巩老师在跟大块头柳门生扳手腕。巩老师的脑袋跟柳门生的脑袋抵在一起时，明显感到大一号，胳膊也细一些。但是，好胜的柳门生一心要把巩老师的手压在自己的手下，所以，他使足了力气，脸都颤抖起来。巩老师不动，只用两只眼睛瞪着柳门生：“你使劲啊！你使劲啊！”

我看见柳门生喘息了一下，让自己暂时积蓄了一点力气，再次开始发力。没有用，巩老师的手臂就像是焊在了桌面儿上。这时，我注意到巩老师的右手长得很细腻，几乎没有皱褶，像女人的手。我心里想，一个男人的手长成这种样子，真是很怪的。

最后，我看见柳门生把仅有的一点力量都用上了，嘴巴里还闷声闷气地吼了一声，嗨！

巩老师笑了，他发现对手已经失去了进攻性，就用那只很像女人的手的右手把柳门生的手压在桌面了。巩老师却鼓励柳门生说：“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就有这么大的力气，已经很了不得了。”

柳门生虽然输了，但是得到了巩老师的表扬，嘴巴就咧开了，露出一嘴的大牙。柳门生有一个他自己感觉不到的毛病——也许不是什么毛病，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叭哒一声嘴，很响，就像是刚刚吃了什么好东西，值得回味一下。

不过，柳门生的确能吃，也爱吃。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时，无论讲得多么有意思，也吸引不了柳门生的注意力。但是，谁的嘴巴要是在嚼东西，他就会使劲盯着看，还问别人：“谁在吃东西？这